

抗戰小叢書第二集

修公路

歐陽山著

國立北平圖書館藏



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編印



ME
I246.8
26



3 1774 3048 9

1

修公路

在我國西北陝西省南鄭縣的鄉下，有一個種田的老翁，叫做魏懷坤，年紀已經六十幾歲了，然而身體強壯，看他和四五十歲的壯年人相彷彿。他原籍山東省文登縣人，民國以後，才搬到陝西去住的。

他在民國成立，剛剛搬到南鄭縣的鄉下來的時候，還不過三十八歲。那時他有一妻三子，家庭生活，倒不寂寞。現在，他的妻子早已去世多年，他的三個兒子也一個個死掉了。長子次子都已娶妻生子，第三的兒子到死的那年還沒有完婚，因此沒有後嗣。長媳生一個兒子，乳名福子，現年二十歲；次媳也生一個兒子，乳名祿子，現年十五歲。

魏懷坤年紀雖然漸漸老邁，幸而還有着六七十畝棉田，可以過



徐子龍談心。

他們是第三連公認的一對好孩子，黃英十九歲，是一班的一等兵；徐子龍二十一歲，是八班的一等兵。兩個既活潑又勇敢，連上沒有一個不喜歡他們的。他們跳跳蹦蹦的走到一夥矮松樹底下，預備就在這裏坐下去，黃英不等屁股尖落地就說：

『我抓了五個俘虜的。』

他一面說，一面翻着眼睛快樂的，緊緊的看住徐子龍的臉，看他聽了這話吃不吃一驚？

徐子龍果真一驚，拉緊黃英的手拍着叫道：

『真的？你親手抓的？』

黃英點頭說：

『也愛！』

徐子龍還可快樂極了，比他自己抓的還快樂。他拉着黃英的手膀子和他自己的上體一路搖，眼睛眯着嘩嘩的像瘋子。

黃英也就格外高興了，他的功勞有人在這樣認真的欽賞。

徐子龍笑了半天，又想起來了似的問道：

『你怎麼抓的？』

黃英還十足像一個孩子，一說手一比，眼睛一翻，天真爛漫的說：

『我們……我們不是衝到那個莊子上去了嗎？敵人就嚇得只退，我當時……當時接連抓了四個，——後來在莊子後面樹林裏又抓到一個。

這樣一齊算起來就是五個。』

徐子龍說：

『你抓到以後交給誰了？』

黃英滑稽的說：

『我交給一個很靠得住的人。』

徐子龍追問：

『那個？』

黃英笑起來了，大聲說道：

『我把他們全交給閻王老子了，你說還靠不住麼？』

徐子龍一跳，釘住黃英的臉，問：

『怎麼？……你把他們全殺了？……』

黃英挺着胸，驕傲的笑着答應：

『也噯。』

徐子龍馬上翹起嘴唇，裝做生氣樣子，把黃英的手擺開，說道：

『我不贊成，我不贊成！』

黃英知道徐子龍容易生氣，把臉歪過來湊到徐子龍眼睛下面頑皮的

問：

『哦！日本鬼子是你相好的？你不贊成殺他？』

徐子龍不開口，黃英又說：

『哦！日本鬼子是你小舅子？他姊姊嫁給你的？你不贊成殺他？』

徐子龍正色的說：

『不要胡扯！上次指導員不是講過麼：殺我……』

要殺，好好帶到後方來。」

黃英鼻子一綳，做出看不起的样子說：

「指導員，嗤！指導員曉得什麼？他又不上火綫，在火綫上你不殺敵人，敵人就殺你。」

徐子龍一急，站起來吼道：

「小黃！你不要強辯！」

話才說到這裏，後面有人來了，用假裝的威嚴的聲音喝道：

「你們兩個小鬼，在吵什麼？」

原來是馮排長。馮排長是第一排的中尉排長，人很和氣，全連弟兄個個都喜歡他。他在一路上，馮排長對這兩個孩子尤其喜歡。

他站了，大家一齊爭起來。

徐子龍和黃英兩個馬上異口同聲的說：

「排長，我們說給排長聽。」

馮排長笑嘻嘻的站在他們兩個跟前，也不曉得什麼事，看看這個，

又看看那個只覺得很有趣的。

兩個人，搶着說，還個說。

『我先說。』

那個也說：

『我先說。』

馮排長哈哈大笑，調解道：

『好罷，好罷，黃英先說。』

黃英就一五一十的說了，末後他說：

『……徐子龍說不應該殺敵人，你看不殺敵人還打什麼？』

徐子龍急了吼道：

『笑話！我是這樣說的？我說：不要殺俘虜。馮排長！你說，俘虜應不應該殺？』

馮排長人是很好，說道理是不會說的，他『嘿嘿！』的笑道：

『走走走，我們到連長那理談。』

兩個就一面吵着，一面跟馮排長往連部跑。

有好多弟兄以爲出了什麼新鮮事，都圍攏來了，向他們兩個問長問短，原來是這麼一回事，於是乎各人都有意見。有的倒在這邊，有的倒在那邊。臨了，大家一齊爭起來了。

三 連長就把大家集合在一起。

連長出來一看蠻有趣，連長裏有什麼學問，但是他想計策，想的快，他想：

『索性把這些人集合起來，讓他們來研究這個事情好了。』
他就吹哨子，說道：

『好，統統來，統統來。』

他帶着大家到樹林裏成了一個小圓圈子坐下，他說：

『現在大家就來談好了，究竟誰勝誰不殺。』

於是弟兄們七嘴八舌的說起來了，有的說：『有兩個人，有的朝大家大聲說。一時唧唧哄哄，一句也聽不清。』

連長說：

『現在我來看看，說殺俘虜的有幾個？不殺的有幾個？』

連長一說話，大家全不響了。頓時覺得耳朵裏一輕鬆。可是連長把話一說完，大家又叫起來了。有的叫：

『我說俘虜要殺。』

有的叫：

『我說俘虜不要殺。』

連長連忙擺手道：

『大家且慢，我叫舉手，就舉手。』——說要殺俘虜的舉手！』

一時舉起手來的有三十四隻。其中有一個弟兄舉了兩隻。連長說：

『手放下，說不殺俘虜的人舉手！』

腳步動了。一共四十九隻。中間也有兩個弟兄舉了兩隻手。

還有十幾個因兩邊都沒有舉。連長嚥了一口口水，說道：

『現在我來聽聽你們各派的道理，無論什麼事，總有個道理的啊。』

就是沒有舉手的人，也一定有沒有舉手的道理，等會兒，都給我說出道理來。」

大家笑起來了，馮排長總是不歡的「嘻嘻嘻嘻」的。

四 婆說婆有理，公說公有理。

黃英首先站起來說話，他紅通通的臉皮，重三覆四的說：

「我們不殺敵人，敵人就會殺我們，所以……所以我們要殺了敵人！」

另外又站起一個來吵道：

我「一看見敵人，眼睛就發黑，奶奶！遇到我手裏可沒客氣。」

有些人站也不站起來，就坐在地上亂吼：

「敵人殺了我們無數的兄弟，逮住了還不殺，留着做什麼？」

「我們要報仇！」

「敵人不要臉！」

「殺他個鬼孫！」

『……………』

主張不殺俘虜的人本來起初沒有開口，這樣一來，他們也鬧起來。

『笑話！……………』

『狗屁！……………』

馮排長笑得前俯後仰，連長也覺得好笑。不過他覺得越鬧越不成樣子了，趕緊斂住笑容，喝道：

『不要胡鬧！』

一聲令下，大家才不開口了。

連長說：

『主張不殺俘虜的人說理鬧够了。』

第一是徐子龍站起來說：

『指導員說過的，殺俘虜是不應該的。你們不信，去把指導員找來

說。』

他自己並說不出什麼理由，全場都笑了。

有一個弟兄在大家笑的時候，輕輕的說道：

『指導員教你不要屌屎，你不信，去把指導員找來說。』

大家更是狂笑起來，徐子龍一氣要走，幾個人連忙拉住，把他仍舊按到地上坐着。

七班班長站起來了，他是老班長，平常說話，大夥弟兄都很尊重。他說：

『我們不殺俘虜，俘虜是可憐的，我們要可憐他。我們當兵的，也要修修好事的。』

他說得很認真，很沉着，說完以後，慢慢坐下去，差不多有一大半人，覺得七班班長這話有道理。突然一個弟兄跳起來反對：

『談修好事，那我們就不能放槍，一放槍，沒有不傷人的。當兵就談不到修好事。』

這樣一說，好像把七班班長的話廢倒了。頓時主張殺俘虜的一批人都覺得贏了。七嘴八舌叫着：

「哦！」

「暖！」

「暖！」

「噴噴噴！」

「噉！……！」

叫出各式各樣的聲音，還有吹口哨的。就像在戲院子裏，聽到戲子唱錯了一個板眼，齊聲喝起倒彩來似的。

七班班長也弄得很難爲情。主張不殺俘虜的一批人氣極了，一條聲責問連長：

「請問連長！以後是不是抓到俘虜就殺？」

連長心裏明知道俘虜不應該殺，但是說不出不該殺的理由來壓服那些人，心裏很急。他急額頭下，鼻尖上乾冒汗。正在這關頭上，指導員恰巧從樹林邊上走過，徐子龍趕緊追上去請他，連長也已不得來。

五 請指導員說說

指導員是一個矮矮的個子，他一來，和連長併排站在圈子當中。弟兄們分兩派，一派就是主張不殺俘虜的人，都很熱烈的把頭仰着，巴不得他一口氣講出個道理來把其餘的人壓倒。另外還有一派就是主張殺俘虜的，卻不像他們那樣熱烈，不過也一個個把頭仰起來聽他到底怎麼說：

連長把詳細情形對指導員說了，指導員就用發問的口氣說：

「你們是在研究俘虜殺不殺的問題，是不是？……：好得很，這很好。」

停了一停，他接下去說。

「敵人來侵略我們，殺害我們，我們是要抵抗，要報仇的。而且我們要拚命抵抗，決心報仇。」

他說到這裏，那些主張殺俘虜的人都起來了，覺得他們先前的話是說對了。

指導員接下去說：

「但是我們必須認清真正的敵人。我已經幾次向大家講過：我們真正的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，日本軍閥，而不是日本的老百姓。日本的老百姓和我們中國一樣是被日本軍閥欺侮和壓迫的，所以我們平時常聽人家說：『殺盡日本鬼！』這句話就不對。日本的士兵，雖然其中也有些是流氓和壞蛋，但大部份却是良民，他們本來是安份守己，不喜歡打仗，也不願意侵略中國的，可是日本軍閥却硬勁的地把他們騙了來迫了來打我們中國。所以當他們被我們捉住立可為俘虜的時候，我們就不能把他們當敵人看待。而且我們還可趁此感化他們。那些被騙來的，我們就要仔細耐心的告訴他們，我們中國和日本人民的利害禍福是完全一致的，日本軍閥欺壓中國，也欺壓日本士兵人民，所以日本軍閥是我們共同的敵人，他們覺悟過來之後，我們就可斟酌情形，把他們留在部隊裏做對敵宣傳工作，或者設法把他們放回去，讓他們回到自己部隊裏回到國內更廣大的去做勸導鼓勵宣傳的工作，使日本民衆士兵全體明白覺悟過來，反侵略戰爭，反對日本軍閥，來打倒我們共同的敵人，這是第一。」

『第二，我們知道我們同敵人打仗，必須熟悉敵人的情形。在俘虜嘴裏，我們可以問出很多敵情，身上，可以搜出很多材料，所以我們抓到俘虜要帶上來。』

『第三，敵人軍閥常常對他們的弟兄說：我們中國軍隊抓到他們的弟兄，怎麼挖眼睛，割鼻子，砍頭。叫他們的弟兄不敢投降我們。一直到沒有辦法的時候，還不繳槍，死拚。這種情形，你們在火綫上遇到過沒有？』指導員把頭轉了一圈，向大家問：

大家同聲說：

『遇到過的。』

導員說：

『對了，這完全因為敵人的士兵受了他們軍閥的騙。如果我們不殺俘虜，優待俘虜的消息傳出去，傳到敵人士兵耳朵裏，一定有許多敵兵不願打仗，來投降我們了。』

大家一哄，笑起來了，好像都服了氣。

『最後，還有一點，』指導員接着說：『我們在戰場上雖是你一刀我一槍的流血拚命，但戰場上也有戰場上的規矩，這是大家都知道的。一個敵國士兵被我們俘虜來了，他已經沒有戰鬥的力量，照規矩是不能殺他的。這是戰時軍人應有的道德，我們堂堂中國的軍人個個都應該有這種道德。』

『蔣委員長。』他自己講到這裏連忙立正，大家也跳起來規規矩矩的立着正。他一擺手，這才復了原狀。他說：

『蔣委員長曾經訓示過：「有了俘虜，我們就可以審訊敵情，而且優待俘虜，是戰時軍人應有的道德，是瓦解寇軍最好的方法。」又說：「不許殺害俘虜，並要跟令解送上來；……無論繳獲敵人大小東西，不論是一槍一刀，一衣一帽，一片紙，一行字，都要呈繳指揮部，遞呈軍事委員會研究保管，」

『所以，以後各位弟兄要認清楚不殺俘虜的意思是很重要的。遵照命令，好好對待俘虜。』

六 在火綫上抓到俘虜怎麼辦？

徐子龍把嘴唇向前一撮，朝黃英做出一個鬼臉兒來。帶着嘻嘻牙齒笑。黃英只好苦笑着，無話可講。不過，心裏總還想找一個岔子出一口氣，忽然站起來向指導員道：

『請問指導員！你說俘虜不該殺，我們以後就不殺。那麼以後在火綫抓住了俘虜，怎麼辦呢？』

指導員對他看了一眼，說道：

『先把他的武器解除了，然後一連一排或一班之中，頂好臨時派幾個弟兄管押俘虜，因為個個都管俘虜，就不能對付更多的敵人了。凡有俘虜，都送到這管押的地方來，再一齊解押到營都團部去。』

有一個弟兄坐在地上問：

『搜不搜俘虜的腰包？』

指導員答道：

『不是叫「搜腰包」，是叫檢查。對俘虜檢查是要的。不過當時管

押的人少，顧到這個，顧不到那個，頂好還是不細密檢查，只是看到什麼公文包之類重要的東西，先把他扣下來。等以後一齊檢查。

「檢查俘虜的時候，除掉武器，軍用文書，以及其他公物沒收來繳上去以外，其餘俘虜的錢財，文憑，勳章之類的東西仍舊歸他自己，千萬不可以拿。」

又有一個弟兄問：

「俘虜乘我們不防備的時候，又想來害我們、怎麼辦呢？」

指導員道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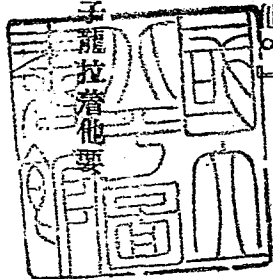
「這樣的事情是有的。所以我們不殺俘虜，並不是不防備俘虜。對俘虜，一方面不苛待他，一方面管理他，一方面還要感化他。」

到這時候大家都覺得很滿意了。

隊伍一解散，徐子龍就來搭住黃英的肩頭問他：

「小黃！你服不服氣？」

黃英沒有做聲。像小姑娘，秀秀氣氣的點了點頭。徐子龍拉着他要



打伙去向老百姓買紅芋煮來吃。

黃英勉強同意了他，低着頭，一邊走，一邊用兩隻腳輪流着懶洋洋的踢路上的石子。這時候，黃英心裏實在覺得自己殺了那四個俘虜是犯罪了，

一九三九年八月六日

這部第三版

82
64-054

✓

SKBC
MG
I246.8
43